



# 把消极武装起来吧——目标是最酷儿的攻击

对《超越消极——性别虚无主义将会让什么接踵而至?》的一则回应

鲜花炸弹

鲜花炸弹

把消极武装起来吧——目标是最酷儿的攻击

对《超越消极——性别虚无主义将会让什么接踵而至?》的一则回应

2017-09

战区放源 (warzone distro)

[zh.anarchistlibraries.net](http://zh.anarchistlibraries.net)

2017-09

“作为激进主义者的我们早就受够了挽救性别的种种作法。我们不相信他能被我们所用。自己生活中所遭遇的跨性厌女，我们的每一位同志，不论跨性顺性，都曾遭遇过的性别化的暴力，我们全都看在眼里。我们都懂得，就是那体制本身让这些暴力不可避免的上演。我们，早就受够了。”

“相反，性别虚无主义必须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反父权制、反白人至上、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他必须得去理解并关注这些在这些社会范式之间复杂的互联关系，并且还不能拿其中某个单独的范式来把他们一并笼统概括。”我们并不是要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体制，这是因为，我们对积极、正向的政治没有兴趣。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攻击，而这种攻击的目标就是性别本身、性别所创造出社会涵义的模范，还有性别所造成的现实层面上的影响。”

《性别虚无主义——一则逆宣言》极其详尽的反映了我自己关于“性别”和“虚无主义”的经历。作为一个不对“酷儿认可”和社会融入有任何兴趣的酷儿，上面的语录总结了我的一种纯粹的否定（当我接纳这种否定时，我的接纳是喜出望外的、爽快的）。

我很想把这篇文章写成对《性别虚无主义》的一种赞扬（而不是批判），也作为我个人对《超越消极——性别虚无主义将会让什么接踵而至？》所提出的质疑的回应。在本文中，我罗列了那篇文章里的一些语录，并从我自己的虚无主义视角出发，对这些语句作出回应。

“因此，我们如今所面临的需求是废除性别，是去驳斥改良主义事业：去拒绝仅仅拓宽性别概念。而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建设出一条向前的道路。”

我觉得需要指出，就是，有很多人已经建设出了路——把他们自己的酷儿的消极性引导到社会与他的社会融入的改良事业的路。而对我来说，向前的道路就是与性别和工业的控制的社会常规化背道而驰的、武装起来的、狂野、狂暴的酷儿的虚无主义。那些社会规范化包括自发的自我约制和管束，包括去全盘接纳被指派来的性别

回来。这也就意味着拒绝使用被他们用来定义他者的语言，意味着让他者超越身份预设的局限，去自己定义自己。由此看来，那些占领资本主义的庭院的项目为了在造反当中做到团结一致作出了不少妥协——让「酷儿」被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给改造成又一个僵化的社会身份就是一个例子。对酷儿身份的积极正向的政治操作洗白了国家，还美化了屈从，这个文明开化的常规。多亏了那高度自发、自向，而又往往被视为一种荣誉的受害者心理，「酷儿」一下子就成为了又一个被资本主义给非暴力化、给批量生产的身份。

正因如此，我的酷儿力不等同于任何积极主义的项目。他本身就同时拒绝屈服于资本主义和左翼两者、悖逆于这两者的集体化。酷儿的虚无主义意味着去反抗积极、正向政治的缴械，把消极性武装起来；意味着发掘与他者的亲和力；意味着向驯化伸出獠牙，用最最酷儿的狂野把个体的独特性武装起来。酷儿就是一种对抗；我对自由的渴望、对文明的仇视是互有重合的。绽放之物，乃是横亘一生的舞蹈，而那舞姿本身便具现着对资本、对社会控制的攻击。我意识到，我自己就在淌血的武器、碎裂的玻璃和厉鸣的警笛所交织成的风暴里。爱与暴怒就在我的身体里，他们丝毫不受非暴力的道德的约束。携着爱，凭着与野地生灵的团结，偕着欣然接受酷儿无治的、爆发出狂笑的人们——目标是，对文明秩序，发动最酷儿的攻击！

角色（也就是性别化身份）——他们都是通往灭亡的道路，还都细化到了个体层面。这种自发的约制，意味着个体会被自己所命令去依照被强加来的角色和行为模式而行动，从而放弃掉独属于自己的狂野，而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屈服于对政治的强制禁闭。我的无治主义战斗意在去废除性别，他悖逆于改良主义计划，而且不会被局限在政治的囚笼里。与政治恰恰相反，我的战斗所包括的正是酷儿的虚无的生活、经历：主动脱离性别和其他社会观念的统治；挣脱出理论的桎梏，他否定了法律与秩序的所致的驯化，包含了去攻击社会的体现。

“我们只有通过进行现实的、实在的、有组织的斗争才能前进。借助于区区否定、无意义的暴力、对诠释意义的放弃，是不够的。长话短说，我们得超越消极。我们事业的当务之急是透彻的解释性别暴力、性别废除的必要性，并得出能实际达成这一点的战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废除性别——更进一步来说，改变世界。”

我相信，当这现实的、实在的、有组织的斗争在个体的层面上被打响，他的力量就能被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在这场性别化的噩梦里的挣扎求生的，正是个体，个体本身。所以，没有什么能像个体这样胜任革命。每一个个体都有各自都有各自的不断延续的抗争史，他们各自所面对、所与之搏斗的性别化暴力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区别往往会在基于身份的运动和组织的推举、投票的过程中被淡化掉，同时诱发出一种错觉：存在着某种“均一的一体”。而这，往往会让人们把自己联系到身份——判决自己经历真实与否的身份那里；而不是联系到自己独一无二，从而能自证为真实的经历那里。这一点已经被有力的总结于 Lena Kafka 的《毁灭性别》：

“在我恰好在揭示自己的跨性别女性身份的背景下，我才认真对待了我的性别化暴力的经历。所以，当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时，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性别暴力时的情况，而不是身份。在与他人建立关系时，我们应该基于亲和力和与他人的相似点，而

不是最大公约数的政治。日常生活是极度复杂的，他没法儿被还原为两个分区。”

从我自己的个体主义视角来看，虚无主义远非单纯的悲观主义、否定和暴力；他是无治的化身，是收复个体独立地位，去接纳唯一性的不可统治。酷儿的否定力意味着去敌视把社会观念、社会要求的强加者，然后紧接着去把不可定义的「自我」从对性别的服从那里解放出来；同时，他还包括夺取对暴力的掌控，包括彻底抛弃受害者的身份。酷儿的虚无主义就体现于对社会明言宣战。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性骚扰，磨砺起的是自卫的刀刃。混乱、危险的角落取代以治安为中心的政治，成为真髓。武装的酷儿不只会激起浪涛——他们就是忤逆于顺从、恭顺思维的一场场海啸。

“这意味着一种认识：只有着眼于未来的共产主义政治才能克服这一切。放弃虚无主义，放弃绝望，追求、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的酷儿力是一场永不休止的实验。他是忤逆法律的生活的总和，他狂野而不可支配。他不属于共产主义政治，相反，他是任何压服个性的作法的否定。他不属于追求、建立更好的世界的左翼政治；他是放火焚烧那些没收生活的人，他是关乎收复每分每秒的生活的无治主义暴动。性别已经在这工业化的文明社会里盘根错节，盘旋在每一个角落；因此，我不对挽救这社会的任何一部分抱有希望——我倾心的享受他精谋密布的终结。

“我觉得这相当于是在把我自己给标榜为性别虚无主义的发声者，但另一方面，在这场辩论中，其他两名主要贡献者，两位原住民跨性别女性的意见比我的意见更重要；太过、太频繁的关注我的声音和观点是有害无益的。”

社会和那些想要服侍社会的家伙们都需要身份政治，以此把人们依照被社会强加来的社会观念给分门别类。身份政治的开始就是个体独立性的实验的终结。就好比是不去冒险一搏，翻越墙壁，反倒是去研究那堵墙上的砖块——身份政治，跟其他任何政治一个样，

都在宣扬去「消灭想象力的探索」。政治给“大众”的生活加上了固定的预设的模板，就好像大众没法作为一个个体单独的思考、行动一样。

追求「学界认识」的，把位阶的尊卑顺序作颠倒的身份政治，已经让一种常见的论述在学术界成为下意识，那就是：要让属于被边缘化群体的人们得势、成为当权者的一员，并由此让他们借此去矮化自己所认为的敌对者。但是这种倒排位阶/等级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对位阶本身的挑战；他只不过改革了位阶/等级，只不过创造了一种竭力假装自己是平等的权力。这种权力，这种社会资本所构成的权力，会被人用来随心所欲的，无阻的取笑、侵犯并支配他人。

把单个个体说成是某种像性别虚无主义这样，牵涉广泛的东西的代言人就是在依照教科书式的术语的一板一眼，而不是用自由思想和社会交际的有机的、丰富的变数，来理解世界。这种作法同时也是在抹消那些已经发现并生活在性别虚无主义当中，缺乏一套学术语言或者地位来让自己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然后归功为发现者、践行者的那些人的存在。Alyson 关于性别的经历不会因为我是有色的而变的无足轻重。他的经历是与我的相异的、独特的；这独一无二的经历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对社会观念、身份、尊权的理论分析。而这性质，这份独一无二，就是身份政治的建立，在他所意味的同质化之中，丢失掉了的东西。对我来说，鼓吹某些人的见解比别人的见解更重要的行为本身就是有害无益的。真是讽刺：追求“平等”的程度的分布是不均的，而某种形式的社会观念总得被拿来当作最大公约数。

“相反，性别虚无主义必须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反父权制、反白人至上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他必须要理解这些社会范式之间的复杂的互联关系，去关注这种关系，并且要拒绝拿单独的某一个范式来把所有这些范式给概括、简化的作法。”

男尊制，白人至上主义和资本主义各自都有自己的一套身份政治；他们都尊崇加强了他们的社会上的影响力的职责/角色和举止，把这些奉为圭臬。我觉得，不止要实际的攻击他们，还要把自我从他们对我的精神的囚禁里解放出来；把自我从他们的没收那里收复